

HUI SHOU KELIAN GEWUDI

回首 可怜歌舞地

——
古都史话

雷池月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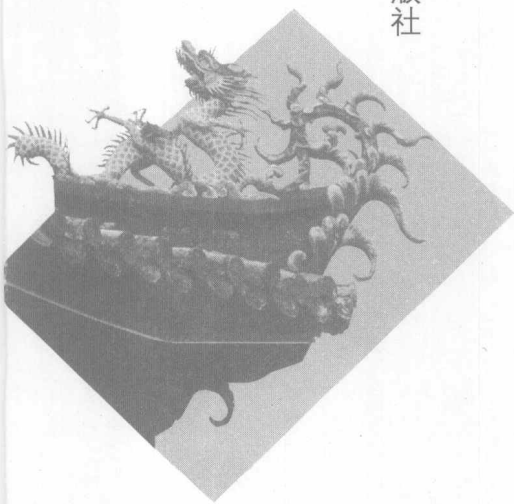
HUISHOU KELIAN GEWUDI

回首 可怜歌舞地

——古都史话

雷池月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首可怜歌舞地: 古都史话 / 雷池月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355-4928-4

I. 回... II. 雷... III. 都城—历史—中国—古代 IV. 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9241 号

回首可怜歌舞地—古都史话

雷池月 著

责任编辑 胡长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 × 1230 32 开 印张: 7.875 字数: 190000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55-4928-4/G · 4923

定价: 19.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报刊或网络上，有人称我为作家或学者，那可当不得真。首先，我没有任何职称（没有度牒，便都是野狐禅）。其次，我也没有作出与这两个称呼相称的成绩。写过两部小说，但都是朋友关照分配的历史演义一类，按眼下的标准，根本算不得文学。我也写过一些评论，却连编辑的机会都没有。承别人的盛情去参加“作代会”，因为根本是圈子外的人，被戏称为“游击战士”，而且又写得少，有“游而不击”之嫌。至于学者云云，尤其惭愧。虽然写过一些“学术性散文”，受到部分读者的谬爱，但自知学无专攻，且从未上过大学讲台，哪里就敢忝列学者之伍！然而今之作家、学者出书亦颇不易，特别是“硕导”、“博导”们用辛苦攒下的束修去买版面、买书号的事迹，每令人感喟不已。像我这种“跨行业、跨学科”啥也不是的“边缘人物”，居然能出书，感愧之余，能不窃喜？

其二，这是一本直接抒发个人的认识和情感的书。

以前出的书都是蒙朋友关照的奉命之作，只有这本书是自己面对一些历史文化问题思索和比较的结果。由于曾经受过一点史学方面的专门训练，资料的搜寻和使用较为方便和准确，虽不能说得心应手，但总不至于左支右绌。至于心得，那是见仁见智的事，至少对于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自己的认识应该是“虽不中，不远矣！”这样，写的时候，自己不觉劳作的辛苦，甚至体验到前人说的“写作是一种快乐”，而会心的读者读来亦每有快意的感觉，反馈传来，我当然更是快何如之！现在，要编辑成书了，心里有一份快意一以贯之，似乎也不能说是如何的浅薄。

以上是说心情，下面则要讲几句与书有关的其他方面的话。

“古都史话”是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开始写的时候并没有系列写作的计划，只是想以北京为例谈谈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这个话题。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北京三联书店编辑文静女士的兴趣，她提出了写一个古都系列的建议，当我第二、第三篇相继完稿的

时候，她却由于某种原因放弃了合作的计划。我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也懂得“店大欺客”的规矩，当然无话可说，而且，我对于她为我提出的这个题目，至今心存感谢。当然，这以后的支持和鼓励则主要来自于《书屋》杂志的胡长明博士和他的几位同人。胡博士一篇篇陆续发表了这些文章，从上报选题、编辑文稿、搜集图片，直到成书（连书名都是他提出来的），可谓不惮辛劳。由此，我们也成了真正的忘年之交。因为是作为“书屋丛书”之一种推出，在古都史话的后面，又选入了近几年来我在《书屋》上发表的其他几篇文章。

虽然没有“主题先行”的框框，回过头来看，“古都史话”里还确实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对封建皇权制度的批判。封建皇权专制制度在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遗患之深之广可说举世无匹。帝国的京师因为是皇权中心所在，自然成为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和象征。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体现自己的权威，都要下大力气经营帝都，让天下的臣民时时保持着对京师（代表着皇权）的敬畏、膜拜和向往。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社会财富和权利的重新分配若干年必然进行一次，“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于是，如果包括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割据政权，所谓“京师”简直多不胜数。不过真正称得上“帝都”的也就是那么六、七个而已。这些古都都有过自己的辉煌，北京、西安不必说，就是南京、杭州也曾努力营造过“千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象。皇帝们都想万世一系地占有它；精英们千方百计地想挤进去；好汉们歃血为盟、树旗举事的时候，也无不把它视为自己吊民伐罪的最后目标。帝都的地位就这样在对封建权力的尊崇、追逐和争夺的流水账里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形成“帝都崇拜”这种全民意识形态。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而皇舆之中，京畿这一块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崇高意义。财富和智慧从来都是不成比例地汇聚在这里，

永远地吸聚着民众仰视的目光和内心的崇敬。这种心理无关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因为从这二者的立场出发，每一寸国土都是同样的珍贵和神圣），它只是反映了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它之所以如此地深入人心，说明民众对于皇权由被迫接受到习惯认同，最后形成依赖和渴望。导师说过：“农民是天生的皇权主义者。”而中国的农民尤其如此。因为他们不像欧洲的农民依附于领主，而是直接受皇权（其代表是官吏）的统治，他们的生命安全和生存改善必须仰赖于仁君的仁政。鉴于太多的暴君总是让他们辗转于沟壑像虫蚁般死去，他们只有祈求在巍峨富丽的禁城里产出一代又一代的仁君。面对暴君，他们虽然也会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诅咒，但只要还能活下去，并没有多少人会铤而走险地选择反抗，还是抱着“俟我后，后来其苏”的消极态度，真的被逼到了生存的底线，才会响应豪杰之士的“振臂一呼”，然后以无数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把“豪杰”（真命天子）送上京城里的宝座，寄望于他的仁政。

新的“真命天子”，有时还真的施点仁政（就是史家所说的“让步政策”），但为数不多，而且“让步”政策维持的时间一般不长；少数暴虐者，尽管是靠农民上的台，但其暴虐更胜于前朝，农民只能又一次地在死亡线上挣扎。皇权崇拜看来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然而封建制度下的臣民却没有别的选择。日积月累，余毒至今犹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对各色帝王不厌其烦的吹捧便是明证。它说明，对封建主义的清算，在中国，仍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我的这一组文章，虽然不过是翻翻旧账，却希望能帮助人们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本质多一分了解，在那些升平盛世民胞物与的语言面前多一分清醒。

“古都史话”以外的文章，每篇各自选题，是平日对某一问题的探讨和心得。因为讲实话，也曾受过某些人的诘难。但也不要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好了。

因为不是文学或学术圈子里的人，“大师”、准大师一流人与我没有什么交往，我也不便向他们讨教。只有那些热情的读者（或来信、或打电话、或在网上力顶）长令我欣慰而且感激。有社会志愿者在电视上说，多让老年人回忆一生中快乐的事能帮助他们益寿延年。当我试行此法时，发觉自己这一辈子竟然没有什么快乐可以发掘，当年平反改正本是人生重大转折，但是因为其中曲折太多，以至事竟其功时，已是索然无味。庶几那些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理解和支持，便是我最大的快乐，它使我对生命也会心存感激——尽管受过那么多无辜的凌辱和役使，却并未沉沦为行尸走肉，我总算成了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世之智者达人如以无所建树为讥，昊昊苍天，其咎在我乎！

目 录

前 言

古都史话

- 001 北京:历史偶然性的重合
- 023 西安:在战略中升起 在战乱中陨落
- 046 开封:文治和武功悖向走势的见证
- 064 南京:一片降幡出石头
- 084 洛阳:从文化的源头顺流而下
- 103 杭州:“偏”而后能“安”
- 122 成都:地缘政治所成就的一个异数

文化随笔

- 143 辉煌而沉重的节日
- 156 叛徒、告密者及其他
- 164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随想

目 录

182	对“第二性”问题的若干再认识 ——从“朱安现象”说起
197	天道如此 人其奈何
201	说到底还是文化问题 ——漫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
216	从唐·吉诃德到切·格瓦拉 ——理想主义在悖论中的尴尬
230	苏俄情结中反映的人格现象

附录

141	附录一 关于“第二性”问题的若干再认识
151	附录二 关于“朱安现象”的若干再认识
161	附录三 关于“天道如此 人其奈何”的若干再认识

北京：历史偶然性的重合

北京是六朝（辽、金、元、明、清、民国）故都，在封建皇朝专制制度下，北京人作为天子脚下的臣民，难免不有一份高人一等的传统心态。有这样一则笑话：北伐以后，北京改名北平，老京城的居民如遇到别人问及籍贯，便貌似自嘲地答曰：“小地方，北平！”这当然不是出于自谦，而是要发泄心头不平衡的感受。那时的北京，居民不过百万，究竟得到过些什么实惠，不得其详，但世面是见得多的，皇家的婚丧大典、官吏们的内迁外放、荷枪实弹的八国联军、杀进杀出的北洋军阀……都是外省边陲的百姓做梦都想像不出来的“宏大场景”，所以，即使仅仅是出于一种见多识广的优越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的北京，人口已逾千万，这种超自然的膨胀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几十年间“掺沙子”一类行政行为造成的后果。当年许多人，户口进了北京，自豪感、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因为北京是“祖国

北京：历史偶然性的重合

的心脏”，是“红太阳”居住的地方，进了“心脏”，而且就在“红太阳”的身边，这是多么巨大的精神鼓舞！至于物质的实惠也不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每个月比外地还多二两油票，赶上什么游行庆典、迎送外宾之类活动，还能发三两粮票……总之，北京居民的传统优越感，并非妄自尊大，而是所来有自，合情入理。



老北京街景

世界历史上大帝国的首都居民，都有这种位居“心脏”的优越感，这很自然，因为这类都会是中心的中心。帝国首都的中心地位的形成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作为经济中心的自然作用和作为政治中心的人为作用相辅相成，像伦敦、巴黎、东京、柏林都属此类；一是统治者出于单纯的政治和军事目的的刻意营造，这类都城的衰败往往在王朝的倾覆之后旋踵而至，比如蒙古帝国的和林和上都，现在能在遗址上找到一砖一石便是珍贵文物，都城的影子都没有了。至于北京的情况则有些特殊，一方面，它有近九百年的建都历史，而且现今又是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它确实缺少一个经济中心都会所必需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而只是从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通过一连串历史政治因素的作用演变成世界史上象征意味最丰富的特大都会。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政治原因带来的偶然性是如何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再地重合，最后造成这个世界上独特而壮观的异象。

如果不算作为周诸侯（燕）王城的那段历史，第一个把北京

定为都城的是唐天宝年间的叛将史思明。他在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两年不到，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掉了。史朝义挣扎了两年，于763年自杀，范阳重回大唐治下。史思明定都范阳，除了因为这里是他的老窝，当然也有战略上的考虑。范阳（古称幽州，今之北京）地处偏远，北枕燕山，天然屏障；东出长城，回旋余地大；南下则距中原近而距长安远，逐鹿失利，退守旧巢，唐朝定有鞭长莫及之憾。不过，这都是史思明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尽管掳掠河北、河南尚称顺手，却因恣行凶暴，令儿子和臣下自危而抢先出手，暴死军中，根本没能回到范阳去了。

北京的又一次被定为帝都，是在一百八十年后。公元938年（辽会同元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一称燕京）。就在这前一年，辽（契丹）人才从石敬瑭手中得到这块土地。石敬瑭奉送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给契丹人以后，直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常遇春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四百多年间，汉族人再没有统治过这个地区。所以，历史上（特别是异族入侵汉民族危机严重的关头）石敬瑭挨骂真不少。其实，石敬瑭倒也并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史书上说他“沈厚寡言”，以勇武“名动军中”，在李存勖、李嗣源帐下都立过大功，他向辽人献地很可能是一种权宜之计（不然也不会有十年以后后晋石重贵和耶律德光之间的大战），因为他不借辽兵无法战胜杀死他岳父李嗣源的篡逆李从珂，更不可能身登九五（“割地”这种所谓“妥协的艺术”对一切时代的政治野心家来说，都能心领神会，无师自通），至于五百年收不回来的后果是他决不可能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由他负全部责任。而辽人当时只看重掳掠，对治理汉人地区兴趣并不大，甚至觉得麻烦。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才采用了“一国两制”，基本上按民族把国家分成南北两个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得了幽州，耶律德光不无得意，匆匆忙忙把它定为南京，原来的南京（辽阳府）改为东京，其实政治中心

还是在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境内),一直到了1007年(统和二十五年)圣宗耶律隆绪才把宫室正式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宁城)。这个动作表明辽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又过了三十七年,兴宗耶律宗真为了更便于指挥和开展对北宋和西夏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将云州升格为西京,但中京仍是国家的首都,所谓“中京四方之极,朝覲各得其所”。游牧民族短时间内很难改掉居无定所的习惯,这个秉性契丹人可谓尤为其甚,《辽史·营卫志》中写道:

……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四时各有“捺钵”,而且是“每岁……周而复始”。春捺钵在鸭子河泺,从中京出发,要走两个月,主要活动是,凿冰取鱼,冰化了,就放海冬青猎捕鹅雁,“春尽乃还”。夏捺钵则“无常所”,反正是境内的纳凉避暑胜地,一般四月中旬动身,七月中旬返回。秋捺钵的活动以狩猎为主,可能时间较短。冬捺钵基本没有户外活动,只是在一个叫广平淀的地方“猫冬”,因为那里“冬月稍暖”。皇帝去捺钵,重臣们都得随行,因为游猎之余,也“议国事”。试

想,对于如此一个一年到头游荡迁徙的中央政府,都城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中

北京外城



京或许还要保持它在朝
仪、外交方面的象征作
用，其他各京恐怕也就
是徒备一说罢了！清人陈
维崧那首颇为有名的词
（《满庭芳·过辽后梳妆
楼》）写道：“……想象回
心宫院，钿筝歇，含泪
梳头。青史上……一样



北京妙应寺白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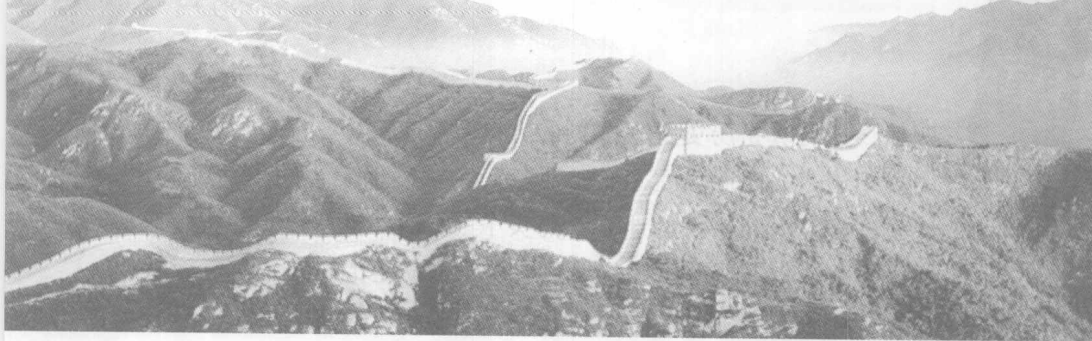
擅风流。堪愁，成往迹，
燎原败垆，满目残秋，
便脂田粉垞，零落谁收？……”宫怨缠绵，兴亡感慨，极尽煽情
之能事。然而我总怀疑这个辽后妆楼的实在性，因为辽的中京被
金人彻底地毁废了，而南京（即今北京）更不可能在五百多年后
还留有什么宫室的遗址。陈维崧的《满庭芳》开篇写道：“细马
轻衫，西风南苑，偶然人过金沟。道旁指点，辽后旧妆楼。”这
“南苑、金沟”似可证明他所指正是今丰台区一带金中都的故址
所在，而诗人确认为辽后妆楼，也只是据“道旁指点”之说，风
闻附会，以兴以赋，自古已然，不足征信。

总之，幽州（今北京）从来不是辽的首都，它真正成为首都
是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此时距金灭辽已有二十八年之久
了。1122年（金天辅六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军队把辽天祚
帝赶到了燕山以西，完全控制了辽属的河北、辽西地区，并顺利
地占领了辽的南京（今北京）。在对辽战争中，金与北宋是盟国，
当初曾有协议，驱除辽人以后，燕、云故地要归还给宋。1123
年阿骨打突然死了，金国的大臣们主张毁约，金太宗完颜晟却
说：“是违先帝之命也，可速与之。”于是，幽州（北京）在被
异族统治近两百年后居然又“回归”了。不过这次回归真可谓是

昙花一现，北宋人大概还没来得及开府建衙、筹措防务，金国的大兵又打了回来。1125年春二月，金兵占领了幽州，改称为燕京。金的首都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它把辽的上京改为北京，东、中、西各京一仍其旧，独缺一个南京，其用意不言而喻，显见对广大南方抱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果然，军事行动随即开始了，第二年就灭了北宋。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登基称帝。1153年，完颜亮把朝廷从上京迁到燕京，并命名为中都，这才是北京真正成为首都的开始。

完颜亮是金史上很有色彩的一个皇帝，集阴险、残暴、荒淫、虚伪于一身，他十分垂涎江南的花花世界。据说他听歌女唱柳永的《望海潮》一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惜乎他的南征不顺利，于是下决心高标准建设自己的宫殿园林。史书上说：他“营南京（今北京）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率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这家伙可算是开发建设北京的始作俑者，可惜他的金中都后来竟完全没有被忽必烈看上，只有东北角一小块和元大都遥遥相望，几经战乱，今天只剩些破砖烂瓦了，否则北京本可以多几个旅游景点，增加些门票收入，不说别的，围绕着完颜亮就能编出几篇精彩的导游词来，准能吸引人。如果有老板愿意投入，招募几个脸皮厚点儿的俊男靓女，就依据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话本里《金海陵纵欲亡身》那一卷，编它个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一准比《还珠格格》还要火。

金中都维持了五十年。1213年，成吉思汗大军南下，横扫河北。燕京（成吉思汗改称中都为燕京）周围的州县全被他占领（整个河北仅十一城未下），但燕京他却没有杀进去。1214年三月，蒙古大兵住在燕京北郊，将士们都想进城掳掠，可成吉思汗



北京地区明长城

不同意，他派人进城给金主传话：“汝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弥我诸将之怒耶？”真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杀人无算的“一代天骄”，居然不愿意迫人于险，怕老天对自己有看法。不管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反正他确实没有进北京。刚刚即位的金宣宗哭笑不得之余，赶紧抓住了这个求和的机会。和约是签了，但中都却无论如何再也住不下去，一个月以后，金把国都迁到了南京（即汴京，今开封）。北京第一次作为首都的历史到此结束。迁都以后的金政权又苟延了二十年，那是一段在屈辱和恐惧中等待灭亡的悲惨岁月。至于中都（今北京），1215年就被蒙古人占领了，那时候的蒙古人还不懂得建设都城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政治中心从曲雕阿兰到和林再到上都，迁来迁去始终在大漠深处。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度繁华的中都（燕京）逐渐被荒废和遗忘了。

雄才伟略的忽必烈意识到，大帝国必须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大首都。他即位不久就开始筹划此事。他派出了一个以刘秉忠（即子聪和尚）为首的考察组替新都选址，并很快批准了考察组“定都于燕”的建议，于1264年（至元元年），将燕京又改回叫中都，长设的中央机构逐步转移到此（每年四到八月仍随皇帝回上都避暑）。1267年（至元四年），建设新都城的宏大工程计划正式破土动工。新城位置就在中都的东北面，面积相当于中都的三到